

诗人叶坪的诗意人生

富晓春



作者与诗人叶坪（左）合影

我和诗人叶坪相差十九岁,这隔在中间的十九年使我与他产生了距离,以致我们都是对方人生路途相遇的匆匆过客。他是我父辈辈的文学前辈,我尊他为师长。他在诗坛崭露头角风光指点江山的时候,我还吸着鼻涕正跟隔壁小妹玩捉小石子呢。在我的心里,他是家门前喝点小酒摇摇晃晃路过的邻家大爷二娘舅,他是高高耸立近在眼前无需仰视上广场溜达就能遇见的大众歌王!

这只来自1944年的猴子祖籍绍兴,出生于杭嘉湖塘栖古镇商人家。他儿时算过命,算命先生说,猴分三种:一种是桃园里的猴,富贵命;一种是山里的猴,劳碌命;一种是沙漠里的猴子,不得活。说他是山里的猴子,一切靠自己“爬命”。13岁进京剧团闯荡江湖,18岁从省城杭州调往边陲城市温州。“文革”期间蹲过大牢,等他出狱后平反,恋人已成他人妇。

早在1963年,叶坪就在《浙南大众报》发表处女诗作。过后又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螺号》,一发而不可收。1988年春出版第一本诗集,著名诗人艾青得知作者姓叶又久居江南,便将书名《江南一片月》改为《江南一片叶》。艾老一字之改可谓一字千金,使得诗人日后声名大振。

叶坪是一个趣味十足挺好玩的人,我与他没大没小,管他叫“叶老头”或“猴老”。不管是青少年时期还是步入老年以后,他与生俱来贪玩的猴性一点也不改。有人称他“自来熟”“人来疯”,他自诩为“老顽童”。

记得我同学请客吃饭,刚好撞见叶坪老师光临此地,便邀请他入席同饮。其他人都是彼此相交数十年的老熟,唯独他是大家的初识。主人怕他孤寂,特地安排我坐到他身旁作陪。

其实大可不必,我那个同学多虑了。几杯老酒下肚,没一会儿,叶坪就完全掌控了酒桌上的话语权,好像当晚就是专门为他接风洗尘的。在低头用手撕扯螃蟹爪的档儿,他稍微安静一会;整个晚上都是他在操控局面,酒桌上的所有人——包括端菜的服务小姐都驻足洗耳恭听他的高谈阔论。

叶坪的交际才能,以及对局面的驾驭能力,绝对出乎人之意料。有人说他可胜任一方诸侯,他自嘲嘴太臭视高官厚禄如粪土,他一如既往干老本行,做他的文化达人,做演员,当编剧写剧本,当《文学青年》诗歌编辑。

他最风光的时候,是在温州电视台当文艺编导。那个时候,他还是火

爆的“中国电视吉尼斯”的编导和策划。当年,他留起了“口”字型的大胡子,头上扣一款绛红色有圆顶的鸭舌帽,眼前横跨一副粗壮的黑框墨镜,手上捏拿着一只喊话的喇叭筒,俨然是影视导演大佬的派头。

据说,那时他手下跟随着一帮能干活会干活的俊男靓女,前呼后拥一呼百应,风光无限。

二

叶坪到南麂岛参加文学笔会,在金色的沙滩上发现了一块墨鱼骨。他随手从宾馆借来一把家用剪刀对其雕刻,那是一个长发女郎的人头浮雕,形象惟妙惟肖恰似从生活中走来。浮雕当场被北京女作家懿翎收藏,闻者无不赞叹。五大三粗的大老爷咋个就那么巧手呢,随便什么东西经他那么一捣鼓,就能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

打小他就喜欢动刀子耍笔杆子,这里凿凿那里涂涂,还在家专心临摹过《芥子园画谱》。投身梨园后,先学老生,启蒙老师筱月红教他学《辕门斩子》;因嗓子脆亮扮相好,后又拜师杭城京剧名家叶鸣兰学小生。叶鸣兰与国画大师诸乐三交情深厚,因而叶坪又有幸拜识诸乐三先生,亲聆警咳,在画画、古体诗词方面获益匪浅。

叶坪的艺术天赋,不是从娘胎带来的,主要还在于他对艺术的悟性和名师的点拨,还有他自小刻苦研学。他喜欢书法,喜欢雕刻,喜欢用镜头看世界,喜欢倾其所有搞收藏。十八般武艺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难怪诗人柯平赞他为“温州怪才”。

叶坪还有一大绝活鲜为人知,那就是左笔书。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它需要通过长年累月的磨砺才能练就。一般场景之下,他是不太出手的,大都发生在酒酣情酣之时。只见他嘴里横叼着一支烟雾缭绕的烟,左手紧握三寸狼毫左右开弓宛如龙蛇飞舞;那神情那气势,真可谓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天下惟他独尊也。有诗为证:“左笔挥毫如描花,书而无法实涂鸦;自娱自乐求自在,敢称倒数第一家。”

我藏有他的两件书画,其中《题赠若尘如烟》,诗曰:“若尘非尘,如烟非烟/抬眼望,似一抹霞光缀云天/人

生百年总苦短/永恒亦在一瞬间/忙忙碌碌,自以为充实/寻寻觅觅,求顿悟禅缘/小我不求多精彩/淡定自若识方圆/到那时,暮风吹剑/无悔无怨/有始有终,活好每一天。”“若尘如烟”是我的昵称,“暮风吹剑”是他的网名。

温州文化圈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叶坪这种随意泼洒的消闲之作。他的诗书画,少了一些规矩,多了一份意境;诗书画印浑然天成,老成中显露几分笨拙,顽劣中足见几分天真,纸背下流淌的全是真性情。

叶坪喜欢谈女人,谈男女情爱。有次我和他一同被邀到温州大学与大学生互动。在座的大都谈写作与读书,唯有叶坪老师语出惊人,要与大学生聊如何谈恋爱。台下来一片吃吃的笑声,坐在台上的大学老师面面相觑颇为紧张。

我正耽心他下不了台,只见他手指着墙上悬挂的“听广陵曲,临大王字,观摩诂画,咏小杜诗”引申说开去;兜兜转转绕了个圈回来,说:“大学生要懂得自爱,然后才可以爱人。”

在女色面前,叶坪老师的功夫全在嘴上,最多也就用文字过把嘴瘾。他偕诗人柯平等三人同游西天目山途中邂逅四位纯情可爱的杭州少女,到了目的地发现她们恰好住在对门,便结伴游玩。面对“四大美女”,三大诗人诗情大发,写下了同题诗《三个男人及四个女子及旅途中一支短暂的歌子》。

柯平诗中有“玩水时手指触着你的胸脯不是有意的”之类,而叶坪的诗句比柯平的就含蓄真挚多,他说:“目光无言/在空中交织莫名的情绪/车窗玻璃颤动着/一种凄婉的淡淡哀愁。”多年以后,柯平在《与叶坪有关的十个片断》中谈及此,认为自己当年的诗句“过于孟浪与轻浮”,他说,“就冲着这一点,我就认定叶坪是个好人。”

三

叶坪好酒如同嗜诗如命,在温州文学圈内是出了名的。

他的右额头上有一道伤疤,那就是早年喝多了后驾驶摩托车发生车祸留下的印记。酒是他触发灵感的按钮,是他才情迸发的助推器。他的

大部分诗画佳作,都是他酒酣耳热之后的产物。凡事都有正反两面,他因此而结交了许多脾气相投的挚友,也因此而有人远离他。

不在喝酒本身,主要是他口无遮拦酒后吐真言,有人管他叫“叶大炮”。著名诗人莫洛(马骅)为他人作序时提及此,说:“我与叶坪的关系非同一般,确很喜爱他。他正直而聪慧,口快如刀刀,又留不住真话,也易得罪人。这种性格我觉得甚为珍贵,我们遂成了忘年交。”

我是见过“叶大炮”放炮的。酒后的他心里藏不了话,会臧否人物,会说一些不中听的话,会骂娘;他也会骂自己,骂自己自负加虚荣,用秤称总希望自己份量重一点,秤砣掉下来砸了自己的脚才知道痛!那些远离他的人,当然不喜欢他,怕他酒后吐真言搅了自己的局,干扰他们施展拳脚!

恰恰相反,我特喜欢那个喝点小酒的“猴老”,喜欢那个有点贪杯憨态可掬的老小孩,喜欢那一门弥漫着浓浓酒香没把好门火药味十足的“叶大炮”!那是一个饱经风霜和恩怨情仇的过来人自我救赎后的内心独白,那是一个隐遁桃花岛穿越历史的诗人与现实的碰撞和对话,那是一个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长者对天底下睁着双眼说瞎话成天装睡之类群的警示和呐喊!

叶坪在一首《醉后》的诗中说:“醉后/我扶松/我比松的姿态/似乎高了一寸……酒香里坐拥十万大山。”我发现虽然每次酒后他都醉眼朦胧,但又似乎从来没有一次真正醉过,每次我们认为醉酒了后的他,离席歪歪斜斜扶着桌沿几乎要摔倒的时候,都还要支撑着超短舌头不忘关照大家最后把门的话:“酒后之言,不可当真!全烂在肚子里!”

与叶坪老师交往数十年,却不知叶家大宅的门往哪开。戊戌年春,我捧着一坛绍兴老酒上门看望他,不禁让我惊呆了,他竟然还住在一个四十平米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

他有一儿一女,早年一家四口挤于此,后来子女长大另立门户,他与老伴仍在此安生。因此处属于未改造的老城区,地势低洼,每当汛期或下暴雨往往水漫金山。家里到处堆满书刊,高矮不一的书柜绕墙走,斑驳的墙体挂满了名家大腕的字画及收藏的挂件。没有独立的书房,他用L型书墙隔出宽只能容纳一张书桌,长不过两米多原地打转的斗室当书斋,冠其名曰“蜗牛居”。

温州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当年曾经与叶坪一道舞文弄墨,后来弃文从商的那帮朋友,现在大都已是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当这些当年的文友见到他至今还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还像当年那样执着“手握一支破笔不放”,便笑他有病。

在散文集《鸟声与溪声的赋格》后记中,叶坪谈了他的想法:“人各有志。我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又有许多关爱我的师长和知心朋友,粗茶淡饭菜根香,生活所恩赐于我的已经很多很多,我心足矣。更何况我的工作能使我经常亲近名山大川,求取世俗的解脱,又可以紧贴壮阔现实,感应时代的脉搏,因此,心为之所动而不吐不快,便用笔写将下来,这是我生活的一种。说我有病,这挚爱诗文的‘病’,这辈子算是不想治了。”

